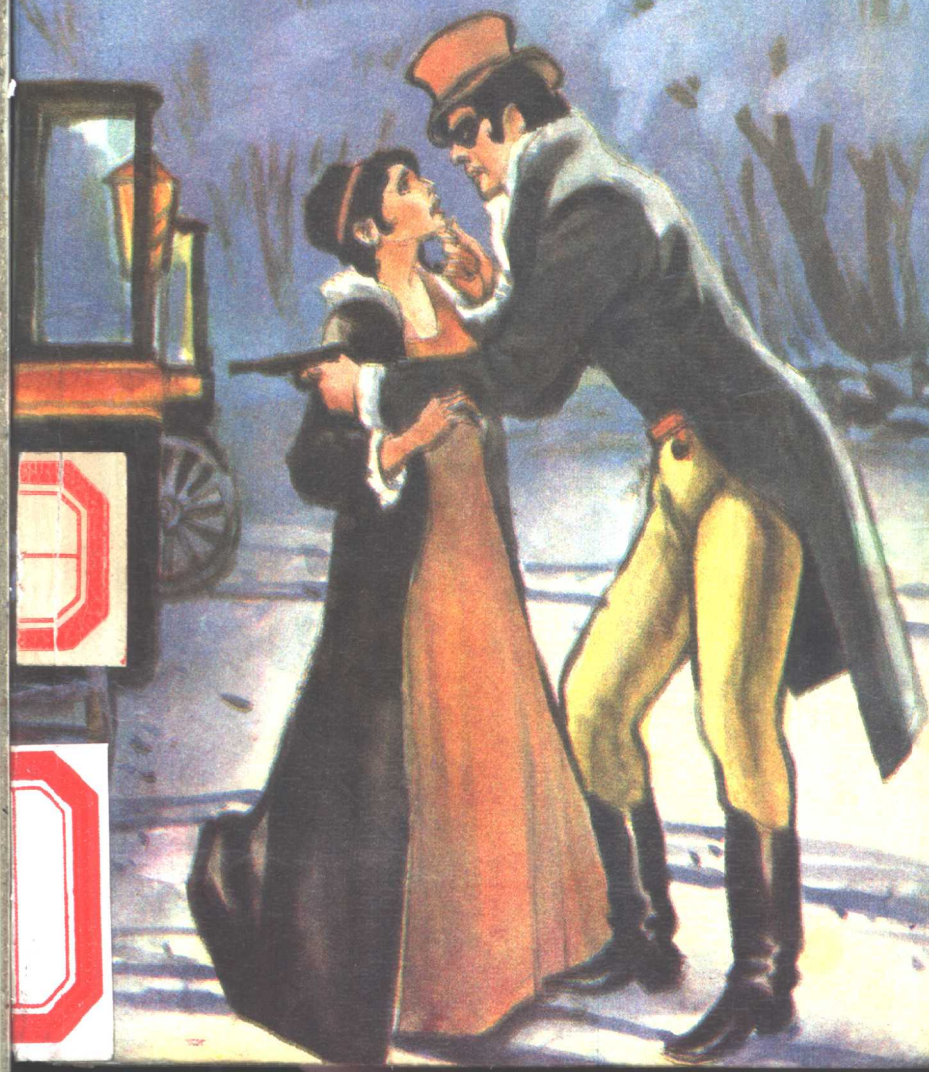


俏佳人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 【英】卡德兰著·老嘉华 译

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俏佳人

〔英〕卡德兰 著 老嘉华 译

责任编辑：郭召屏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俏佳人

【英】卡德兰 著 老嘉华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)

黑龙江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5

字数：100,000

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ISBN 7-207-00625-X/I·109 定价：1.60 元

第一章 一八〇六年

巨型烛架上的蜡烛发出炙人的高热；浓郁的花香在婆娑起舞的人潮中飘散着，却驱除不了那份令人窒息的感觉。

两条人影悄悄离开了衣饰华丽的人群，沿着宅第宽广的迴廊缓缓前行。这儿是威尔斯王子的密友——马歇尔爵士的府邸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，迪亚席？”那位女士问道。乐声已自耳畔消逝，只听到她纤巧双足走过光亮地面所发出的轻脆敲击声。

“找个清静的地方，”他回答。“我要跟你谈谈，大厅里人太多、太嘈杂了。”

她笑了起来，笑声很诱人，却没有一丝高兴的意味。

“不要再来这一套了，迪亚席，你今天晚上反反复复跟我谈了这么多遍，我实在受不了。”

男的没有答话，径自推开迴廊尽头的~~一~~扇门，里面是一间空旷的起居室，只有壁炉架两端的~~微~~燃台以及书桌上的~~细~~烛台静静地照耀着。

那位女士向四周浏览了一番。

“好迷人的房间啊！我从来没有进来过！”

“这是马歇尔的私室，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能进来。”

“那么你认为你是他的密友之一啰？”

“他是个惹人厌烦的家伙，不过我跟他有好几年的交情。”

室内非常凉爽，微风徐徐从窗外吹进来，烛光却仍定定地照耀四周。女士手里握着一把鲜艳的扇子，缓慢而有韵律地扇着。

他凝视了她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你今晚更美了，格拉蒂亚！”

她坦然接受了这份赞美——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，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她的美确实是无庸置疑的。

乌黑的秀发梳着巴黎最流行的发型，充分衬托出她脸部完美的匀称与和谐。

最吸引人的还是她那双大眼睛，黑亮中带着奇特的深绿色，放出点点光芒。许多对她倾心的人看到她的眼睛，总会想起清溪中闪烁的阳光。

这双非常富有感情的眼睛，正警戒地望着眼前这位男士。

“好吧，迪亚席，你要和我谈什么？”

这句话似乎突然激怒了他。

“该死的！”他咒骂着，“你知道我要跟你谈什么的。”

“而你也知道我会怎么答复你，那你又何必一再重复这个无聊的话题呢？”

“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就是如此吗？”他问。

他狠狠地盯着她，眼中冒着愤怒的火花。

高贵、时髦的衣饰充分衬托出他的英俊潇洒。

夏瑞翰伯爵和罗伊斯顿夫人翩翩起舞的时候，许多参加舞会的人都认为：他们两个无论在外貌上，或是身份上，都是很合适的一对。

但是人们口中盛传的荒唐生活，并未在罗伊斯顿夫人美丽的面庞留下任何阴影；而多年来纵情酒色的影响，在伯爵身上已是斑斑可见。

放荡的生活使他的双眼浮肿，长期的夜生活以及饮酒过量，使他双颊苍白。

他愤怒地不断在室内踱着步子，手指还紧张地拉扯着紧身外套的翻领。

“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要得到你，因为你在玩弄我，因为我不愿意和你停滞在这种关系上！”

“这得由我决定。”

她很冷漠地说着，似乎感到不耐烦了。”

看见她的神情，伯爵颓然倒在她身旁的沙发上，挣扎着说：

“我受不了了，格拉蒂亚！今天晚上，看见你和王子在一起对着我讪笑，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到了极限。”

她茫然地盯着墙上一幅画得很糟的油画。

“到柏莱顿之前，我就说过，你必须下定决心，接受我的爱。”伯爵说。

“如果我不呢？”

她的口吻很轻率，带着嘲弄的味道。

“那么我想：我会把你杀掉！”他缓缓地说。

“亲爱的迪亚席，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戏剧化了？其实你心里明白，你根本不想杀我，你只想让我做你的情妇。”

“我会娶你的！你知道只要你所谓的丈夫——那个僵尸一死，我立刻就会娶你！”

“那个僵尸是我的丈夫。”

“他既看不见，又听不到，他根本不是个人，只是一具会呼吸的活尸而已，你何必对他那么忠实？”

“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是他的人。”

“这句话你讲过几千万遍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还不肯认清事实呢？我决不打算做你的情妇！”

“那么我还要等多久？”伯爵绝望地问。

罗伊斯顿夫人没有答话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

“假如罗伊斯顿不是个有钱人，你以为他会活到今天？不会的！那些该死的医生把他留在世上，好填饱他们的荷包。他中风到现在多久了？”

“将近五年。”

“你们结婚之后，他立刻就中风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，他让你体会到爱的滋味了吗？”

罗伊斯顿夫人沉默着，他又继续说：

“让我教你，我的爱人。让我带领你进入忘我的仙境。”

罗伊斯顿夫人轻笑着。

“你越来越诗意的了，迪亚席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跟我们一个月以前遇到的那个惹人厌的年轻人一样，为我的眉毛写诗了。嗯，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了。”

“我不想用文辞来描绘你、赞美你，”伯爵暴躁地说。
“我要把你拥进我的怀里；我要吻你，好让我肯定你是属于我自己的。”

罗伊斯顿夫人打着呵欠。

“我只属于乔治一个人，”她说，“而他又不需要我，所以，我只属于我自己。”

她慢慢站起身来。

“走吧，迪亚席，我想回家了。”

伯爵站到她的面前，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。

她看穿了他的企图，抬头凝视着他，沉着地说：

“如果你敢碰我，迪亚席，我发誓决不再见你！”

“你不能象对查理斯，或其他人那样对待我！”

“我能，而且我绝对会这么做！”她冷酷地答道。“所以你要小心！”

“你要把我逼疯了！”

“你早就疯了。”

他被击败了，后退一步，颓丧地说：

“我送你回家。”

“我自己有车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得跟我一道走，”他命令着。“我还没和你谈完。”

“不需要再给那些多嘴的人添口实。”

“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？”伯爵说。“社交界的人除

非是瞎子，否则谁会看不出来我爱你？而且他们都知道，你迟早是我的。”

“你故意让他们以为你已经得到我，好挽回你的自尊。”

她微微扬起下颏，接着说：

“人们风言风语、加油添醋，让我很懊恼。”

“他们算什么？”伯爵粗鲁地说。“你平常不是这么胆怯的啊，格拉蒂亚。”

“再过几星期，我就满二十一岁了，”她说。“我在考虑，自己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。”

伯爵仰天大笑。

“谨慎？你？那个和我在干草市场还有皮凯迪利废物堆上跳舞的叛逆怎么了？”

她不答话，他又说：

“大闹康文特广场，嘲弄那些看娼妇游街的男人的小丑，居然会谈‘言行谨慎’？和我一起漫天开玩笑，为圣·詹姆斯士干杯的人，怎么突然变了？”

罗伊斯顿夫人把头转开。

“今天我听到他们叫我‘荒谬绝伦的罗伊斯顿夫人’。”

“他们也说你是‘全英国最美的女人’，你不要光听坏的一面。”

“去布莱威监狱以后，我觉得很羞惭。”

“我不懂你怎么会有那种感觉，”伯爵回答。“那只不过是玩笑。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开心得大笑。”

“你……是笑了。”

“所以现在让我送你回家，一路上，我们还可以那样开怀大笑。”伯爵说。“来，格拉蒂亚，我们去向主人告辞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伸出手臂；她刚要伸手挽他，突然又改变了主意。

“不行，”她说。“我不想再回那个拥挤的舞会大厅去。而且，我们也不能当着王子的面先离开啊！”

“那我们就来个不告而别好了。”

伯爵凝视着她美丽的脸庞说：

“我只想和你独处，其他任何人，包括王子在内，都是多余的。”

他的语气又热切了起来，情欲的光芒在眼中闪动。罗伊斯顿夫人警觉到，他对他的约束力已经达到极限了。

她对迪亚席·夏瑞翰时时刻刻都存着戒心。

自从第一次在卡尔顿宫见面，他就一直在追求她，而且不经她认可，就寸步不离地成了她的护花使者。

当时她很年轻，对社交界的情形一无所知，丈夫又终日躺在幽暗的房间里，靠一大群医生、护士照顾着。

第一次参加伦敦社交季各种活动的时候，要不是他在一旁护卫她、取悦她，她真会无所适从的。

在情场上，他是个老手，所以很清楚怎么样才不会把她吓跑。

处身上流社会中，她的纯洁、不擅自卫无形间成了最有利的武器，那些嫉妒她美貌的长舌妇虽然善于挑剔，在她身上却找不出什么毛病。

但是情况渐渐转变了，罗伊斯顿夫人变得狂野任性，伯爵

对她也越来越纠缠不休，他们两个人的所做所为令大家侧目。

奢靡放纵的生活对威尔斯王子的好友来说，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；王子和这群朋友的穷奢极欲，使那些保守、拘谨的大臣和纳税的人民感到非常震惊。

漫画家笔下的王子，是一个沉迷于酒色的人；他们觉得，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的亲密好友中，才会有这么多堕落的无赖汉。

全国最声名狼藉的两位公爵——昆斯柏瑞和诺福克是王子在伦敦及柏莱顿的常客。

诺福克很没有教养，被公认为全国最龌龊、酗酒最严重的贵族。

昆斯柏瑞则更卑鄙、堕落，他的长像尖刻，性情暴躁易怒，动辄对人破口大骂，被他玩弄过的女人不计其数。

除了这两位公爵，王子的密友还包括巴瑞摩尔家族中那几个无法无天的兄弟。

巴瑞摩尔伯爵七世很年轻，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花掉了两万多镑，由于他粗暴无礼，又喜欢和无辜的人开**狠毒**的玩笑，所以被称为“地狱之门”。

他的弟弟虽然是个牧师，却也是职业赌徒，曾经因犯罪被送入伦敦著名的“新门监狱”，所以绰号“新门”。

最小的弟弟是跛子，因此称为“跛门”，他的性情和他绰号“毕林斯门”的妹妹一样粗鲁暴躁，“毕林斯门”原本是一个鱼市场的名字，那里面的女人众所周知全是满嘴脏话、口无遮拦的，所以这个绰号对巴瑞摩尔家的这位小姐来说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这家人在柏莱顿自称“快乐的送葬者”。有时候，他们会在深夜带着棺材去敲一些中产阶级居民的门，然后对出来应门，吓得半死的女仆说他们是来收尸的。

然而王子的种种行为——例如传说中他和罗马天主教徒费兹赫伯特夫人的秘密婚姻，他现在和布鲁斯维克公主卡洛琳的这桩不幸婚姻，以及他那些日益增加的巨额债务——比他的朋友还要荒唐怪诞。

不过对了解他的人来说，王子的个性中，另有他吸引人的一面。

他本身很有魅力，鉴赏力也很高，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，而且对那些能令他感动的人非常仁慈慷慨，因此仆人们都很崇敬他。绝大多数的朋友在了解他父亲对待他的态度之后，都能谅解他的胡作非为。

无论如何，一个女人置身在这样的社交环境中，难免会受到外界的非议责难，而影响到她的名声。然而外界越是对罗伊斯顿夫人议论纷纷，就越使她在夏瑞翰伯爵的纵容和帮助下蔑视世俗的评断。

但是如今，她的护花使者、玩伴——这个四年来一直听命于她的男人，正努力挣脱她的掌握。她发现自己快控制不住他了。

事实上，这一次她是为了一件令她羞愧的事，才从伦敦躲到柏莱顿来的，她不但想避开人们的注意和指责，也希望躲开伯爵。

伯爵一向表示他很不喜欢柏莱顿，而且有好几年没跟随王子到这个温泉胜地来了，因此罗伊斯顿夫人在这儿的史坦

区租了一栋房子，想享受一下宁静安详的生活，然而当三天前伯爵竟然和王子一起抵达柏莱顿，她知道，这一切都要被破坏了。

今晚从她走进舞会开始，他就一直跟在她的身边，使其他男士都无法接近她，这种独断专横的态度令她十分气愤。

她一再告诉自己，她不是伯爵的财产，只要她的丈夫活着一天，他就无权操纵她。

可是她感觉得到他正想尽办法让她屈服，那种一心一意要得到她的态度，让她不寒而颤。

此刻，他静静地等她伸手挽他的臂膀，面上的表情使她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她很快地说：

“我的披肩还放在大厅里，请你替我取来好吗？如果我自己去拿，别人就会猜想我又要先走了。”

“这倒是实话，”伯爵点头说。“我去帮你取来，顺便吩咐我的马车准备。”

他又接着说：

“另外，我会通知你的车夫，叫他们先回去。”

“谢谢你，迪亚席。”

他惊讶地望着她，对她突然变得这么顺从感到很奇怪，然后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你一定要好好待在这儿等我回来。或许我该把门锁上，免得那些爱献殷勤的家伙找到你，强迫你跟他们跳舞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，我再也不想跳舞了，”罗伊斯顿夫人暴躁地说。“我想回家，舞会拖这么久，真累人！”

“说得有理，我们应该早点离开的。”

“那就不要再耽搁了吧，”罗伊斯顿夫人冷冷地说。“我累了，需要休息。”

“如果我同意的话！”伯爵的嘴角扭曲了一下。

他走出去，把门重重地关上。

看见他离开，罗伊斯顿夫人疲倦的神情消失了，她凝神静听，生怕伯爵会折回来。

然后她悄悄走到敞开的窗户旁，穿着薄纱长裙的身躯很轻易地越过了窗台，落入黑暗的花园中。

她定了定神，穿过灌木丛后的一片草坪，望见远处有灯火闪烁。

她猜想那里一定是宾客们马车聚集的地方，就走了过去，结果很快地找到自己的车子。

在她夫家工作多年的马车夫汉克斯正坐在驭座上打瞌睡，那个她到柏莱顿之后才雇用的年轻人杰克在和其他的仆人聊天。

罗伊斯顿夫人一出现，他们全都惊异地望着她，随即又恢复了平日毕恭毕敬的态度。

杰克捡起随手丢在地上的帽子戴好。

“您要走了，夫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急忙打开车门，取出座位上的毛毯，替她铺在膝盖上。

“回家吗，夫人？”

“对，回家。”罗伊斯顿夫人回答，然后又吩咐着：“告诉汉克斯不要走大路，我想穿过高原区应该有其他的路可以走。”

“我知道路，夫人。”

“那么快点！”

“是的，夫人！”

车门关上了，车夫爬上了驭座，马匹开始前进，越过府邸大门口一长排正在等待的马车。

罗伊斯顿夫人缩进车厢的黑暗处，以防经过府邸时被人看见，他们就这样在平坦的大道奔驰着。

车行了一哩后，他们离开柏莱顿大道，转进一条狭窄的小土路。

罗伊斯顿夫人吩咐马车夫绕别的路走，是有她的理由的。

她清楚地知道伯爵的马车是由四匹好马驾驶的轻便马车，可以轻而易举地追上她这辆两匹马的马车，到时候不管她同不同意，他都会坚持和她同行的。

她也知道，在黑暗中和伯爵独处，要想使他不逾矩是多么的困难；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即使只是和他谈话，也会招来危险的。

通过高原区的这条路比较长一点，路面也不太平稳，可是对罗伊斯顿夫人来说，只要能安全躲开伯爵，这一切都不算什么。

她舒服地躺在车厢内的角落，推开膝上的毛毯。

她弯下腰，打开窗户。

微风从海上吹来，把她从在舞会见到伯爵开始就感到的郁闷一扫而空。

她开始思索如何应付伯爵。再早两年，或许她的想法会不同，但现在她很明白，即使明天她能恢复自由之身，她也

决不会嫁给他。

虽然他很风趣，但她总觉得他的某些举止、言谈，让她打从心底产生反感。

就因为他的风趣，使她在众多爱慕她的贵族绅士中倾向他，

每一个追求她的人都试着用各种方式说服她，告诉她忠贞并不是一种美德，而是一件滑稽的事，任何合乎潮流的女人都该这么死心塌地。

但在他们的殷勤谄媚起不了任何作用之后，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难而退，转移了目标，唯独伯爵不肯放弃。

“我一定要想办法摆脱他。”罗伊斯顿夫人下定决心。

她虽然这么响亮而坚决的告诉自己，但心里却明白，要把她的决定告诉伯爵，可是困难重重、大费周章了。

在三十六年的生活中，他一直是予取予求，凡是想要的东西从没有得不到手的，因此她的推托、拒绝成了一种奇妙的诱惑力，吸引他固执地追求下去，而且几乎进入疯狂的状态。

他一心一意想使她投入他的怀抱，他要成为胜利者。

近一个月来，他对他的态度逐转变了，这种转变连她自己也难以了解。

初到伦敦时，他曾对他微笑，把他当做知心好友，但是她发现，此刻的他已和当时大不相同了。

她开始感到他狭长的眼睛里闪着威胁的光芒，那薄薄的嘴唇形成的僵直线条中，也总带着冷酷的意味。

当然，她听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。

在社交界里，哪个人能够不被别人在背后批评、毁谤？而又有哪一个人没有任何秘密，或没有任何性格上的瑕疵呢？

她是从来不愿意听有关朋友们的闲言闲语的，即使无意中听到，她也不肯相信。

但是现在，她开始对伯爵的种种起疑了。

她觉得他似乎是在一步一步地把她诱入早已布置好的陷阱，使她无可逃遁。

刚到伦敦的时候，罗伊斯顿夫人没有丈夫的保护，必须独立生活，她非常希望能够认识一位同情她、了解她的男士。

而伯爵总是适时的出现，照顾她，帮助她从烦恼、郁闷中挣脱出来。

他曾经给她许多意见和忠告，因为他在社交界是老手，又是很重要的人物，所以这些忠告一直对她十分有益处。

这一刻，她觉得他正在逐渐的把过去一切抽回去，使她突然失去屏障，再也无法和他抗衡。

罗伊斯顿夫人沉思着，没有注意马车行进的方向，忽然，车子嘎的一声停住了。

她探头向外张望，发现车子停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。

紧接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窗前，打开车门说：

“请夫人下车来好吗？”

那一刹那，她以为是伯爵追上来了。

但是借着月色和车前的灯光，她看见说话的人脸上戴着面具。

他一定是强盗。

他手上握着枪，身后还停着一匹马；她想尖叫，但是矜